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粽香满巷  
岁岁端阳

韦丽萍

随着五月的到来,家乡宜州的九街十八巷,处处飘着粽叶与糯米的清香。宜州是歌仙刘三姐故里,逢年过节街头巷尾热闹非凡,人们载歌载舞来庆祝。千百年来,壮乡儿女的山歌如龙江河的水般连绵不绝,风情脉脉,动听醉人。《刘三姐歌谣》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而作为宜州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州粽》,它们两者已然刻在本土文化记忆里,是全体父老乡亲的精神家园。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包出来的粽子个大馅多,青绿的粽叶裹着的,是糯米与馅料的鲜香。母亲包粽子的手艺是外婆手把手教的,我记得她们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三就开始准备食材:首先将糯米浸泡在清水中,让米粒吸足水分;把五花肉切成小块,用酱油、五香粉腌制入味;采摘新鲜的粽叶,用开水烫软,去除涩味;再备上绿豆、板栗仁、花生米等各色馅料;最后用收集好的稻草烧成灰,过滤灰水留待煮粽子用。

母亲手头在忙,却不忘叮嘱我们:“逢年过节要做点‘嘴头’,这样才有家的温暖,你要跟着学点,我终究不能跟你生活一辈子……”于是,我总是饶有兴致地“依样画葫芦”:取两片粽叶,选光滑那一面在里边,交叉叠成漏斗状,先舀上一勺绿豆搅拌过的糯米压实在漏斗底部,放入几颗板栗或花生,一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再舀上一勺糯米,用手指轻轻压实,然后左手掌心托住,大拇指与食指捏紧前端,右手将粽叶顺势折回,包裹住糯米,最后用粽藤缠绕捆绑,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型了。母亲包的粽子乖巧、漂亮,我的“杰作”卖

儿时忆,佳节已端阳。折得榴花簪短鬓,采来蒲艾缚匡床。”每当端午来临,我的思绪里便飘着一缕艾草的清香,那是独属于家乡的气息,也是我儿时珍贵的记忆。

我的家乡盛产艾草,村子里的门前屋后,田间地头,都生长着艾草。夏天,正是艾草生长旺盛的季节。一根根艾草昂着脑袋,要跟你比个头似的,使劲向上延伸。翠绿的叶子在夏日微风中摇曳着,散发出一阵阵清冽又浓郁的香气。从它身边路过的人们,总会忍不住驻足片刻,去深嗅一口艾草的气息。好像那是夏日的一服清凉散,只是闻一闻,身体里的疲惫与沉闷便消散了。儿时总喜欢穿梭在艾草丛中,追寻它浓烈的气息,感受它带给人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艾草为多年生草本或略成半灌木状,茎秆粗壮,叶子宽大为羽状,叶片背面有白色绒毛,整棵植株有浓烈的药香味。艾草的作用价值众多,《中华本草》记载:“艾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原料。艾叶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祛湿止痒的功效。”春天刚冒出嫩芽时,可以制作艾草粑粑,或者艾叶炒鸡蛋。到了夏天,可采摘回来驱蚊杀虫,或者制成药材。小时候,一到夏天,院子里的蚊子就成群结队,父亲便把艾草拧成

相就惨不忍睹了,我包粽子时,粽叶似乎总不配合,一会漏米,一会松散,母亲就握着我的手教:“左手托稳,右手折叶要利落,米要压实但不能太满。”外婆在一旁笑着说:“慢慢来,包粽和过日子一样,细心耐心才得吃。”后来,学包粽子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煮粽最是需要耐心,讲究火候与时长。父亲先劈好柴火,在大锅底部垫上几片粽叶,防止粽子粘锅;再把包好的粽子整齐放入锅中,层层摆放紧实。弟弟妹妹总坐灶边守候,时不时追问一句:“粽子熟了没有?”经过三个时辰左右的柴火慢炖,热气腾腾的粽叶带着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父亲小心地捞出粽子,放在竹篮里沥去水分,我快步冲上前轻轻剥开鲜香的粽叶,雪白的糯米瞬间让人垂涎,油亮的五花肉,绿豆的清香、板栗的粉糯与肉香交织。咬一口,油汁浸润每一粒糯米,不腻不柴,满口生津。正当我们姐弟仨围坐一起津津有味地品尝香粽,外婆悄悄拿菜篮装上几个粽子,她说分给邻居孩子细细妹,因为她妈妈在外打工还没回来。

端午包粽子、食粽子,是民俗的代代延续,是壮乡流传千年的传统。宜州的香粽,除了是生活中的一道美食,如今作为非遗项目,它更是扛起了文化传承的大旗,手把手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

对于漂泊在外的宜州游子,家乡粽是刻在味蕾上的乡愁。非遗不会老去,风味永远留存。端午粽裹着的,是家族相传的手艺,是邻里守望的温情。愿人间你我岁岁端阳,人人安康!

条状,每天傍晚点上一根,蚊虫闻到艾草的气味就四散而去了。

俗话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前夕,家家户户都会割些艾草回来,然后挑些肥硕整齐的扎成一小捆,在端午节的当天挂于门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有辟邪纳福的寓意。

儿时端午节的早晨,母亲会特别郑重地把艾草用红绳系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悬挂在门楣上。大红的门框,翠绿的艾草,红绿相间,甚是好。母亲一边挂艾草,一边念叨着:“端午挂艾草,不把郎中找。”对于母亲来说,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幸福。挂完艾草,母亲端来一盆煮过的艾叶水,让我们洗手洗脸。母亲说,五月初五的艾草药性最好,可以解毒去痒。用艾水清洗过后,一整个夏天,人都清清爽爽的,不长疹子和痱子了。夏风微微吹着,艾草的香味在身边蔓延着,我们一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如今在城里生活,很少见到艾草的踪迹了。但是每到端午节,我就会买来一束艾草,学着母亲的样子,把它悬挂在门上。闻着艾草悠悠的香气,心里翻涌的不仅是对童年的记忆,更是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温情。

端午的信笺(外一首)

闫敬督

时间翻到这一页  
空气里就飘起另一种温度  
不是雪,也不是风  
是糯米和苇叶纠缠的湿热

早市在清晨五点就醒了  
翠绿的叶子堆成小山  
人们不问出处,也不谈流放  
只关心五花肉够不够肥  
咸蛋黄是不是流着红油  
绳子一圈圈绕下去  
像给日子打上的一个结

灶台上的咕嘟声  
把一个家庭的寂静  
煮成了满屋子的喧哗  
这一天,电话铃会响几次  
行李箱会在午后滚动  
不过是借一个古老的名义  
让分散在各处的亲人  
重新围坐在一张桌边  
把那些粘牙的、软糯的  
慢慢咽下

一片粽叶的重量

江水没什么不同  
只是今天,岸边的人多了些  
他们不看水下的鱼  
只看水面上的热闹

鼓点敲在胸膛上  
比敲在鼓皮上更响  
那是关于力量的语言  
桨板划开镜子  
也划开平平淡淡的日子  
岸上的呐喊  
其实是在给自己加油

没人去想两千年前的事  
孩子们举着彩色的丝线  
那是夏天最初的装饰  
老人们坐在树荫下  
剥开一个粽子  
就像剥开一个寻常的午后

河水向东流  
带走了时间  
也留下了时间  
我们站在岸边  
仅仅是因为想热闹一点  
想在流淌了很久的风里  
确认彼此的体温

